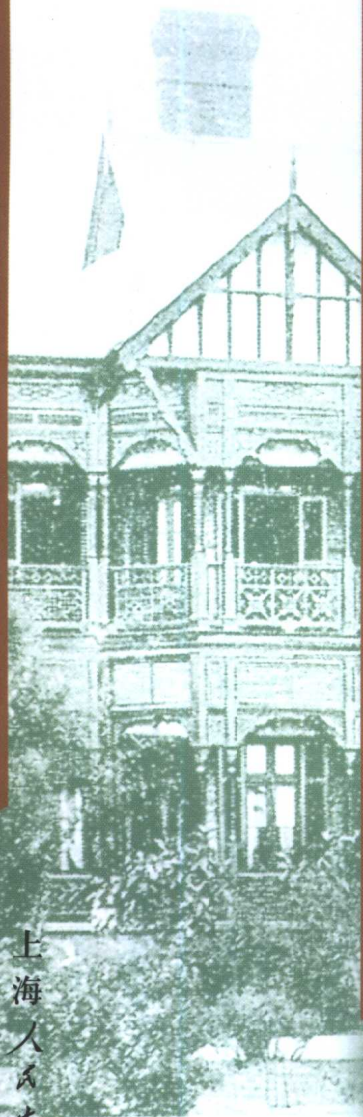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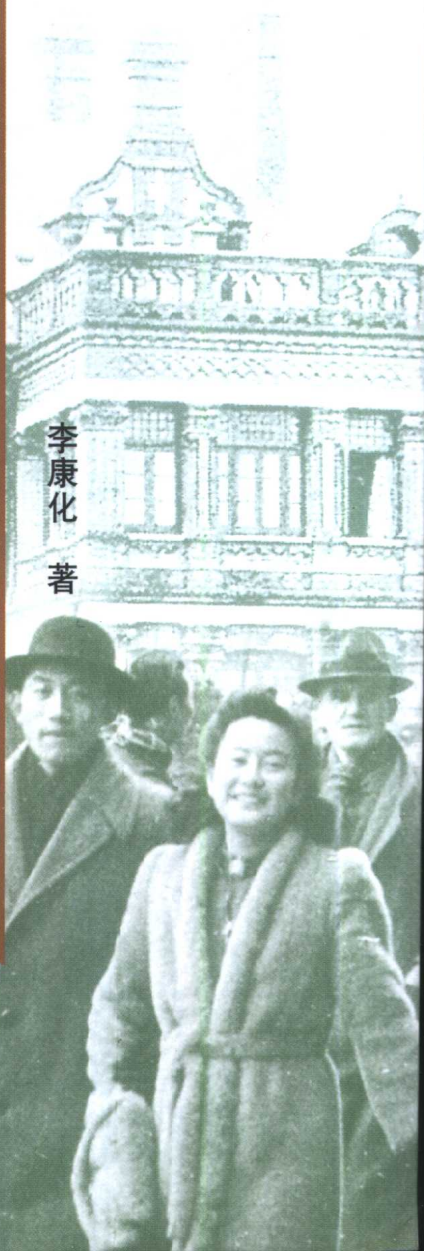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

李康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MANHUA LAOSHANGHAI ZHISHI JIECENG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李康化
著

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

MANHUA LAOSHANGHAI ZHISHI JIECENG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李康化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ISBN 7-208-04109-1

I. 漫... II. 李...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上海市—
1920~1939 IV. 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6360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封面设计 柯国富

美术编辑 王晓阳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

李康化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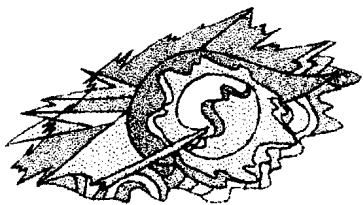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4 字数 95,000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4109-1/K·943

定价 10.70 元



引 言

上海开埠迄今已 160 年,160 年历史的人文积淀烙印于现代上海地图中。福州路文化街、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等历史遗存,向世人昭示着这座东方大都市曾经的文化图景。但这样的历史记忆其实只是逝去上海的一些片段,更多尘封的历史需要关注上海的人去揭开面纱。

这里向你描述的是老上海知识阶层的生存状态。老上海的知识阶层对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承担过特殊的社会功能,已有学者从政治思想等方面对此作了精辟的诠释。但是他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呢?他们的经济收入与文化生活水平如何?他们为推进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怎样的路径?他们的思想与举措有些什么效用?如此等等,都是更富于情趣的话题。

我们认为,老上海的知识阶层在经济上,一般拥有中等财产,有较稳定的中等水平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在学养上,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并且能利用自己的知识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优厚待遇;在政治思想上,一般持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不过,他们并非总

是表现为严格确定的一望可知的群体,而是散落在各种职业、部门、文化和其他共同体的复杂结合之中,甚至在经济、意识形态上都不是统一的整体。在现代上海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常站在本阶层的立场,以救世者或教化者的姿态关注社会民生,同时通过自身的现代传媒(如报刊、广告)来营构属于本阶层的公共空间,并使之施惠于苍生民众。本书通过对一些个案和现象的描述和解读,希望有助于世人对这一阶层的了解与认识。

目 录



引言 /1

一 老上海知识阶层的群体构成 /1

1. 傅兰雅:传播科技圣火的使者 /5
2. 陈去病:倡导戏剧改革的先驱 /14
3. 固守传统文化的士人 /24

二 女界启蒙与女性形象流变 /33

1. 职业女性的启蒙 /34
2. 启蒙之后的阻滞 /49
3. 女性形象的流变 /58

三 文化名流的经济生活 /79

1. 自救与困厄:王韬的文化经济生活 /80
2. 稿费与版税:鲁迅生活的经济来源 /95

四 市民社会的文化与经济 /112

1. 报刊:大众化的承载 /112
2. 广告:商业化的印记 /132

后 记 /150

一 老上海知识阶层的群体构成

上海在从 19 世纪中叶开埠到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了全国文化人才最为密集的城市。各地知识分子纷纷汇聚上海,是与现代中国的时局密切相关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上海独特的社会结构(如租界),使上海成了知识阶层的聚集地和避难所,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变法被革职而南下上海,蔡元培在戊戌政变后辗转来到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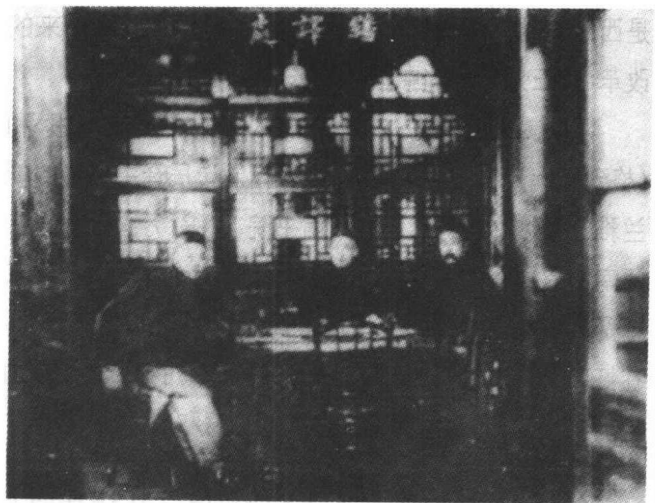
集聚上海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西儒,二是与西儒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文人以及后来的改革者,三是传统的中国文人。

从欧美来的文化人比较著名的有编辑《上海新报》和《格致汇编》、执教格致书院、在江南制造局译书多种的傅兰雅;执教广方言馆、创办中西书院、主编《万国公报》、在江南制造局译书多种的林乐知,编辑《六合丛谈》和《远东释疑》、在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多种的伟烈亚力;在虹口医院行医、并曾在江南制造局译书的玛高温;参加墨海书馆工作、译书编书多种的艾约瑟和慕维廉;创办广

学会、译书多种的韦廉臣；主持广学会工作、编译书籍多种的李提摩太；创办清心书院、创办《小孩月报》并参加美华书馆工作的范约翰；圣约翰学院校长、译编书籍多种的卜舛济；主持《新闻报》、协助办理南洋公学的福开森，等等。

与西儒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文人，是指在西儒的影响下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或者在西人的教会机构或文化部门中工作，如在墨海书馆工作的王韬、李善兰；在《万国公报》和广学会工作的沈毓桂、任廷旭和蔡尔康；在圣约翰书院教书的颜永京；在申报馆、新闻报馆工作的钱昕伯、黄式权和袁祖志；在《点石斋画报》工作的吴友如和张志瀛；或者在自办的文化机构中工作，甚至独立谋生，但又与西儒有交往，如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徐寿、华蘅芳、徐建寅、赵元益（图1）；在广方言馆教书的舒高第；在梅溪书院、南洋公学教书的

图1 徐寿
(中)、华蘅芳
(右)和徐建寅
在江南制造局
翻译馆译书处



张焕纶以及自办小报、靠文字换钱为生的李伯元等等。后来的改革者从知识结构和政治立场角度而言,也应属于这个类型,如陈去病、柳亚子等南社社员。

不管是西儒还是与西儒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文人,他们的知识结构相对于传统中国文人都有很大不同,这是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这座城市所赋予的空间密切相关的。然而并不是所有到上海的文化人都转变成了新型文化人。有些人在上海生活多年,也多少读了一些西书,但观念还是老观念,做的还是老行当。如上海龙门书院、求志书院的山长刘熙载、俞樾、孙锵鸣等,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的翰林、进士,在上海多年,但教的是传统文化、治的是传统学问。而民国后寄居上海的一些逊清遗老,大多也是这样的文化保守者,如朱祖谋、况周颐等。毕竟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心理优势依然存在的时期。以办报文人而论,在19世纪70至90年代,在《申报》做总主笔或主笔的,多为科举考试中的失意文人,其中只有蒋芷湘是举人出身,且在1884年中了进士以后就离开报馆了,其余吴子让、钱昕伯、何桂笙、沈定年、蔡尔康、姚赋秋、黄式权、高太痴,或为秀才,或为布衣,或为落职官吏。在《汇报》、《新闻报》做主笔的袁祖志、朱逢甲、孙玉声等,情况也是如此,很少有举人以上出身的人愿意供职报业。在传统的、有功名的文化人心中,供职报馆,卖文为生,实在是穷极无聊的表现。难怪左宗棠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的说法。又诚如姚公鹤所说:“盖社会普遍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

之专业,就邸抄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①

在探讨现代上海文化精英的群体构成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这些文化精英并非在籍贯上都隶属于上海,如马相伯、张謇、吴稚晖、刘师培、黄宗仰、汪凤藻、史量才、狄楚青、李伯元、曾朴、刘鹗、罗振玉、金天翮、陈去病、柳亚子、高旭、蒋维乔来自江苏;蔡元培、张元济、汤寿潜、劳乃宣、朱祖谋、沈曾植、夏曾佑、章太炎、汪康年、蒋智由、马叙伦、王国维、舒高第、谢洪赉、杜亚泉、李叔同、叶瀚、陈介石、樊炳清、虞和钦、宋恕来自浙江;陈独秀、胡适来自安徽;容闳、伍廷芳、邓实、黄节、吴趼人、丁惠康、伍光建、苏曼殊、温宗尧来自广东;马君武、龙积厚、况周颐来自广西;严复、林纾、郑孝胥、高梦旦、林白水来自福建;唐才常、陈范、陈撷芬、黄兴、章士钊来自湖南;邹容来自四川;张继来自河北;于右任来自陕西。这表明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文化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城市个性,还与全国的文化网络密不可分。这些知识精英教育背景不尽相同,有像张謇、蔡元培、张元济、汤寿潜、劳乃宣、沈曾植、郑孝胥这样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很高功名的人,也有像容闳、马相伯、严复、伍廷芳、舒高第、汪

^①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31页。

凤藻这样西文功底很好的人。这些人政治倾向不尽一样,有章太炎、邹容、黄兴这样的激进派,也有马相伯、严复、狄楚青这样的温和派,更多的则是只管办报、写稿、绘画不问政治的文人。他们因地域、职业、志趣的不同,形成一个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人活动圈,共同构筑了现代上海的文化地位。

1. 傅兰雅:传播科技圣火的使者

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西儒,除了上述的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以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墨海书馆的创始人麦都思,美华书馆的姜别利、韦利、巴特勒、马提尔、霍尔特和费启鸿,创办徐汇公学的晁德莅,创办圣芳济学校的郎格拉特,创办圣约翰学院的施约瑟,创办裨文女塾的格兰德,创办中西女塾的海淑德,华童公学校长李琪,创办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宝隆,创办浸会大学堂的万应远,创办《申报》及《点石斋画报》的美查,创办《北华捷报》的奚安门,英文《上海汇报》的主笔鲍克,英文《文汇报》主笔开乐凯,英文《捷报》的发行人兼主笔欧希,创办上海第一家英文晚报《晚差报》的琼司,英文《泰晤士报申报》创办人包尔,英文《上海社会》月刊的创办人肖洛克以及上海第一份法文报纸《上海新闻》的主笔比埃等人。我们无意对西儒在上海的文化生存作全面描绘和精确判断,事实上这也难以做到。下面仅以英人傅兰雅为例考察其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时期最大的科技著作翻译机构)初创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傅兰雅本

人的主要译著在近代中国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予以评价。

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出生在英国肯特郡海得(Hythe)城一个贫穷的牧师之家(图2),从小向往中国。1861年自伦敦海伯里师范学院毕业后,他接受英国圣公会的派遣,到该会所属的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校长。两年后,北上京师任同文馆英文教习。又两年,转任上海英华学塾校长。1868年5月,他辞去英华学塾之职,就任于上海江南制造局,从事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书之余,他参与创建上海格致书院,创办编辑第一种中文科技期刊《格致汇编》,并且自办了一家专营科技书刊的书店——格致书室。1877年,他参加由基督教新教主

图2 傅兰雅像



办的益智书会,任总编辑之职。他编撰教科书多种,最先将留声机输入中国,于1877年制成中国的第一台电话,还向许多中国人传授照相技术。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译书28年之后于

1896年赴美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首任东方语文教授。他的长子傅绍兰(J. R. Fryer)承其父业在江南制造局译书,但不

幸英年早逝。1897—1903年间,傅兰雅仍每年返回上海译书,又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科技图书14种。他先后捐资在上海开办了上海盲童学堂(他的幼子傅步兰(G. Fryer)担任校长)和一所聋哑学校。可以说,傅兰雅把他的整个身心和自己的两个儿子都献给了中国,献给了中国和上海的现代化。

●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

1867年6月,江南制造局专设一翻译馆,徐寿、王德均、华蘅芳、徐建寅等与傅兰雅合作翻译(图3)。徐寿等人从引进科学知识与配合开办新式工矿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了详细的翻译计划。傅兰雅向徐寿等人介绍西方科技情报,订购各种图书备翻译用。从1869年起,先后在翻译馆供职的口译人员还有金楷理(C. T. Krey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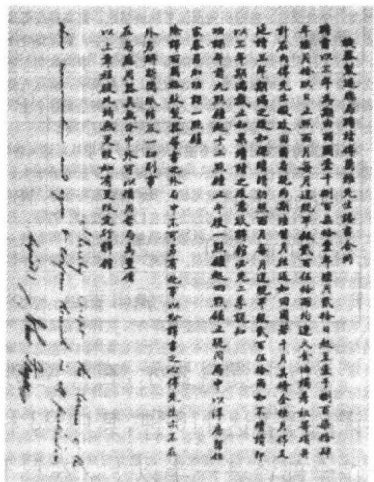


图3 江南制造局与傅兰雅签订的聘用合同。左侧为傅兰雅的签字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等。而傅兰雅一直是最主要的口译者,他口译的科技著作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在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局是当时最大的翻译科技著作的机构,该局译书大致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最高水平。而傅兰雅口译各书,又为该局译书的代表作品。

表1 翻译馆主要口译人员

原 名	汉 名	工作期间(年)	完成译著(种)	
			已刊	未刊
Fryer, J.	傅兰雅	1868—1896 1897—1903*	93	23
MacGowen, D. J.	玛高温	1868	2	1
Wylie, A.	伟烈亚力	1868	2	
Kreyer, C. T.	金楷理	1869—1878	19	13
Allen, Y. J.	林乐知	1871—1881	10	6
	舒高第	1878—1912	17	6
Loch, H.	罗亨利		3	
James, F. H.	秀耀春	1897—1898	5	
Williams, E. T.	卫 理	1898—1901	7	
	藤田丰八	1898—?	4	

以上资料显示,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6种,其中93种已刊,23种未刊,占该馆全部译著一半以上。在已刊93种译著中,包括数学9种,物理4种,化学与化工12种,矿冶10种,机械工程9种,医学4种,农学3种,地图测绘5种,军事兵工15种。这些大量的译著,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有的则为已翻译介绍过的学科提供了新的较好的译本。

例如,《决疑数学》(以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第八版 Thomas Galloway 撰写的条目 "Probability" 为底本,并据 Chambers's Encyclopaedia 1888—1892 新

版 R. E. Anderson 撰写的条目“Probabilities, Chance, or the Theory of Averages”增补编译而成)是介绍概率论的第一个中译本。《代数术》和《微积溯源》(译自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第八版中的“代数”与“流数”条),较之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的有关译著,内容更为丰富,译笔更为流畅。J. 廷德尔 (Tyndall) 的《声学》(Sound, 1869) (图 4) 和 H. 诺德 (Noad) 的《电学》(The

Student's Textbook of Electricity, 1867) 是最早、最全面系统介绍声学和电学知识的译著。他与徐寿翻译了许多化学著作,其中《化学鉴原》(译自 D. A. Wells: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1858) 是最早的无机化学译著之一,《化学鉴续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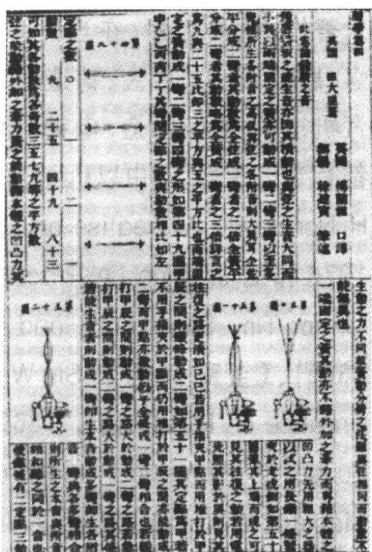


图 4 《声学》书影

(译自 C. L. Bloxam: Chemistry, Inorganic and Organic, with Experiments and a Comparison of Equivalent and Molecular Formulae, 1867 的有机部分)是第一个有机化学中译本,《化学考质》(Manual of Qual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1875)和《化学求数》(Quant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1876)是根据德国分析化学大师 K. R. 弗雷泽纽斯 (Fresenius) 这两部

关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经典名著译出,内容十分丰富精深。加上介绍物理化学知识的《物理遇热改易记》(H. Watts: Changes of Volume Produced by Heat, A Dictionary of Chemistry and Allied Branches of Other Sciences, 1875),当时译出的化学书已包括化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傅兰雅与他人翻译的各种技术著作,除兵工外,在当时多属前所未有的。关于采煤、勘矿、开矿、冶金、铸造、机械原理、机械制图、蒸汽机技术、酸碱制造、电镀、照相、髹漆等众多领域,都有专门译著,其中以《西艺知新》丛书正续集(据 W. H. Northcott: A Treatise on Lathes and Turning ..., 1876 和 L. J. Blinn: A Practical Workshop Companion for Tin, Sheet Iron, and Copper Plate Workers, 1865)、《宝藏兴焉》(Sir W. Crookes: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Metallurgy, 1869)和《化学工艺》(G. Lung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Manufacture of Sulphuric Acid and Alkali, with the Collateral Branches, 1879—1880)最为重要。医药学译著以《西药大成》(J. F. Royle & F. W. Headland: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 1876)和《法律医学》(W. A. Guy: Principles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 1881)最巨,后者是中国的第一部法医学译著。

傅兰雅的全部译著共 129 种,据 A. A. Bennett 定义,可以分为五大类: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军事与航海科学;历史学;社会科学。其中尤以前两者为丰,自

然科学 57 种,应用科学 48 种。

表2 傅兰雅译著类别及数量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学 科	数目	学科	数目
物理	17	制造	18
数学	15	测绘,工程	10
化学	9	医学,健康	8
地质,地理,气象,天文	7	航海	5
动物,植物	3	农业	2
绘图	2	其他	5
生理,解剖学	1		
其他	3		
合计	57	合计	48

此外,值得称道的是,傅兰雅重视科技术语的统一。例如,他与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基本确立了化学元素翻译时的命名原则,当时所定的名称大部分沿用至今。

● 格致书院·《格致汇编》·格致书室·格致考课 ●

傅兰雅在译书余暇,还以他个人的力量,积极传播科技知识。1875年,他与徐寿等人创建上海格致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内设藏书房、博物馆等,举办定期科学讲座,是当时传播科技知识的一个重要场所。1895年,他在格致书院开办了算学班。

1876年,他在格致书院内个人(从编辑到出版经费事宜完全由他个人负责)创办编辑了第一种完全以科技知识为内容的中文期刊《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